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四二〇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尋人啟事

徐希賢（乳名二小）年三十二歲，五寨縣大圍家灣人，一九三七年參加三五八旅七一五團工作，後再無音訊，見報後希與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不勝感謝，寄信五寨城義豐記貨棧。　妻徐秦氏

本行啟事

本行已奉命結束，改為工業部磧口採購所，專資收買兵工原料，凡以前與本行來往之賬目及手續，務於四月廿日以前，前來結清為盼，恕不另函。　磧口新華商行

五寨擴幹會決定　一律採用包糧代耕辦法　澈底幫助貧苦抗烈屬過好光景

（本報訊）五寨擴幹會，檢查了以往優抗代耕中的缺點後，決定今年從春耕開始全縣一律採用包糧代耕辦法。過去五寨各村幫助缺乏勞動力的抗烈屬生產，曾經採用「輪流代耕」，村幹部只管按抗勤派人，耕種好壞都不負責。群眾也多抱支應差事的態度，草草了事。去年火燒塢村幹部派大順林給抗屬杜銀科耕地，大順林叫他十五歲的兒子去，只耕地心，後耕地畔，耕的地一犁淺一犁深。抗屬不滿意，幹部不負責任的說：「不管娃娃大人，去一個人就頂一個人。」河灣村有八犋牛，給兩家抗屬代耕，每犋牛分耕半垧地，都是在耕過自己的地後，抽晚上稍帶的給抗屬耕，本來蓧麥地要在立夏前耕出來，抗屬的地竟拖到小滿以後，結果耕遲了，莊禾便凍了，每垧少收一石蓧麥。楊可莊許慶給抗屬張鵬兒代種地，把兩垧的種籽，撒在一垧地裏，糶了一垧；另一垧糜子地，由三犋牛代翻，翻了三個晚上才翻出一半，下剩一半因下種過了節令，地荒了。因此許多貧苦抗烈屬，雖然年年代耕仍翻不了身。下六角抗屬二拴老漢，種二十垧地，因沒勞動力代耕了四五年，還是缺吃的。為了幫助貧苦抗烈屬澈底翻身，過好光景，擴幹會上決定改變過去「輪流代耕」而改用「包糧代耕」。將全村應代耕的貧苦抗烈屬的地，由群眾評議出每垧的產量，固定三戶五戶給代耕、代鋤、代收，按評議好的產量交糧食，如果代耕的人下了辛苦，而因冰雹、蟲災、水災等損失了莊禾，則實收多少交抗烈屬多少；若代耕的人不負責任，減少了產量，則按評產賠補。（流）

泥河村群眾起來　監督與教育了領導

（新華社雁門三日電）崞縣三區泥河村群眾起來之後，監督與教育了領導偏差。去年六月區幹部李炎培去該村領導土地改革時，草率的組織了農會，只叫農會幹部自己去搞。農會被地主的走狗「一貫道」頭子張拴僧、胡大海等所操縱，在鬥爭中庇護地主。李炎培又錯誤地在算出的果實中首先吞食一架織布機、一付棺材，而把剩下的東西用「搭坨堆」的方式隨便分給了幾家，十四戶貧苦農民，連一點東西也沒有得到。後來環境變壞，工作垮了台。最近二次發動時，區領導幹部朱同志一開始即擺脫舊幹部圈子，到群眾中了解問題，啟發階級覺悟，經五天的工夫，群眾自動起來改選了農會，並要求李炎培把取的東西全數退出，但此時朱同志向群眾表示姑息，對李多方解釋，群眾提出反對意見，並尖銳質問道：「你是誰的代表？」朱同志終於接受了群眾意見，讓李當場退出織布機、十八元白洋，尚欠三十二元（棺材價五十元）也答應補足。後來又進一步發動群眾吐苦水，對地主世行清算，在鬥爭中，地主張立厚陰謀麻痺群眾說：「咱都是叔叔嬸嬸，怎也好辦，」群眾馬上怒喊：「不上地主的當！」地主陰謀失敗，拿出九十八畝八分地，此時，群眾還不答應，要求繼續澈底清算，當時朱同志卻又抵觸群眾情緒，要「照顧」地主，群眾立刻提出反對意見：「有了地，澈底該怎辦了？地主只要能還起咱們的，堅決要還，我們了解的政策是窮苦人澈底翻身之下照顧地主」。這些意見給朱同志教育很大。最後共清算地主地三百五十四畝三分、九百元白洋、九石糧食及農具一部，由群眾自己評定分配，群眾高興的說：「這下可真翻身啦，自己的事自己也能作主了。」（康賀）

蠢笨竄擾到處撲空　犯陝甘寧敵疲憊已極

邊區人民已熱烈動員起來決心消滅胡賊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遲到）胡宗南軍竄抵延長、延川後，於三月三十一日竄抵清澗城。此次胡軍竄犯兵力達十旅之眾，共分三路，兩路由延安向延川、清澗，一路由臨眞鎮向延長、延川，結果完全撲空。此為胡軍竄入陝甘寧解放區後之第二次武裝大遊行。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四月一日起，竄犯陝甘寧解放區之胡宗南軍，由延長、延川，清澗一綫，以十旅兵力，回頭西竄，四月三日竄抵永平、瓦窰堡之綫。胡軍此次西竄，較已往更加謹慎，共十個旅分為三路，形成一個長寬各三四十里的方陣，不走大路，專走大山小路，每日前進二三十里，大部露宿，疲憊已極，但結果仍毫無所獲。胡宗南本人現已到延安，親自指揮此自古未有的蠢笨作戰。陝甘寧解放區人民，現已熱烈動員起來，由十年來的和平生活轉變為戰時生活，堅壁清野的工作，使胡軍雖然到處積極搶糧，仍找不到飯吃。游擊戰爭的發動規模極為廣大，人民一致有信心要澈底消滅胡宗南。

不堪忍受軍閥壓迫　傅軍集體譁變已數起

（新華社綏蒙六日電）半年以來，傅軍中迭次發生集體譁變事件。綏西區狼山以北之九峯山，去年年底已聚集逃亡壯丁及譁變武裝千餘人，共同據入為寨占塞保區騎人。歸綏傅軍會派兵一團前往「撲剿」，被擊敗，損失機槍一挺，步槍數枝，及人員一部。去年十月駐集寧之暫十七師補訓師，一次譁變四十餘人，帶機槍四挺，步槍二十枝，由排長率領投往九峯山，同時薩縣七區民團四人，下鄉拉壯丁七十人，途中壯丁組織起來，將民團繳械逃上九峯山。駐張家口以南姚家房之一零一師三零三團，於陽曆年關前有一班人全部譁變。駐懷安縣之傅軍騎四師（此次參加綏北戰役）十一團新兵二連，三月間，全部譁變，上月駐察南陽原之鄔占山部騎五旅（騎五師）傅德高等十四人譁變，將排長繳槍，帶機槍一挺，步槍十餘支，打開城門逃跑後，與傅軍追擊部隊且戰且走，逃至我綏蒙解放區，據譁變士兵談，譁變原因：第一因為他們都是被抓的壯丁，誰都不願當內戰炮灰。第二因為不堪忍受傅軍內部軍閥官僚制度之壓迫，官長剋扣軍餉，士兵衣食不得溫飽。

五分區地方武裝　斃敵副司令田占海

（本報訊）軍息：清水河傅軍騎兵八十餘，於本月二日進至右玉縣西南之威虎溝、邊牆兩村。我五分區地方武裝一部，於三日由平魯縣向該地前進，途中與敵遭遇，激戰二十分鐘，斃敵副司令田占海及副官以下五名，俘敵副隊長以下九名，繳長短槍十六支、馬六匹、子彈千餘發，殘敵向清水河潰竄。

王守喜等八人起義

陽曲敵保甲團代理甲長　與閻頑奮戰後安抵我區

（本報訊）軍息：駐陽曲水泉源之閻頑保甲團第四甲（排）代理甲長王守喜，因不堪閻頑之壓迫，率團員七名，帶步槍八支，於三月三十日晚，就地起義，並與閻頑奮戰數小時，現已安抵我區。

忻縣幹部民兵挺進敵後　打擊搶糧抓丁敵人

（新華社雁門七日電）挺進忻縣閻頑後方之我地方幹部民兵，一連數次襲擊出擾閻頑軍。上月卅一日，閻軍六十八師一零二團三營士兵六人，由敵營長親自指揮，到某村搶糧抓丁，走至村口時，被下「飛降」一擊，連同乘馬一匹全部斃命，使敵數日來不敢出擾，群眾高興地說：「地雷真威風！」從此更積極埋雷，待機殺敵。盤踞所屬村之閻頑五台保安大隊三百餘人，於三月二十九日從嘉禾、明旺押送八十餘大車糧食到忻城，走到六石村時，我一個偵察員，乘前行大部車輛遠走之際，即鳴槍襲擊掉隊之車輛，生擒閻軍一名，繳獲高粱麵一百餘斤，牽回群眾大車一輛、騾一頭。閻頑軍企圖用「斬子撲見」的辦法，於三十一日拂曉調來四十師三團全部、三十九師一團兩個營共千餘人，分兵兩路，包圍某村，我九區區村幹部正集中該村開會，發覺時四個村口已全被封鎖，在這樣緊急情況下，我八十多個幹部一個個緊跟着×××同志，沉着應戰，迅速跳出牆，向敵人的來路衝出，已突過外圍的同志，向撲來之敵人扔去一顆手榴彈，後面的也相繼投出一彈，失掉聯絡之我電話員，亦背着電話機隨後趕上，[illegible]……（王充、康惟）

閻軍士兵不願內戰　一月跑了一百八十

（陽曲訊）據閻軍六八師二〇二團三營逃兵王光興說：閻軍士兵大多不願當內戰炮灰，二月份該營（四百二十餘人）即逃跑了一百八十餘人。王光興原在太原石印廠當工人，去年七月回陽曲五區龍泉村，家被閻軍扣住，說是八路軍，押回太原坐牢三月，旋即強迫補充了二〇二團，每日吃的兩頓高粱麵糊糊，既不能飽肚皮，又擔心，曾一次逃跑被提回去，打的死去活來，但王光興逃意堅決，三月六日並組織另一上等兵逃來我解放區。（張鴻銘）

（交城訊）三月二十六日，盤據古交之閻頑軍工兵二十一團四營十一連三排八班士兵七名，於放哨時攜步槍三枝、子彈百餘發、手榴彈十四顆，反正投誠我軍。（愛民）

敵佔區居民給逃亡閻軍指引明路

（又訊）閻軍七十二師二一四團三營五連士兵張有良，不堪環境、打罵、[illegible]，於正月從文水跑出來，[illegible]……告他說：八路軍不殺伊們閻軍，士兵跑出來的，且還優待，要回家，還給開路條，發給路費。……張才相信了。現在，張有良受到我區軍民的優待，已於三月二十五日啓程回家。（維一）

簡訊

據被解放的閻軍七十二師二一四團八連連長陳群談說：我當連長名義上一個月拿十六萬元的薪餉，但所得稅、救災捐……這個抽上百分之二十，那個抽上百分之三十就都完啦！去年七月到現在七八個月，實際上沒得到一元錢，我們件棉衣都沒有。士兵們就更不用說了。（維一）

臨縣岐道村多餘水地 調劑給山地村貧苦群衆來種

（臨縣訊）六區岐道村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調劑出水地，幫助山上的貧苦羣衆翻身。岐道村水地共有四百二十多畝，除本村調劑補外，還長餘一部份。但幹部羣衆不願調劑給外村。後來工作組在幹部裏、農會裏展開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教育，外村貧苦羣衆是咱們一家人，應大家起來互相幫助，不論本村外村都叫翻身發財。大家認識了後，當即向有多餘水地的人，調劑出五十七畝，除解決本村與本行政村貧苦羣衆水地外，尚餘三十餘畝。現正動員巖則塔、棗圪嶗山地村子的貧苦羣衆來種，並組織了專門負責招待的幹部，準備外村來了幫助借窰、借鍋碗、農具等。（杜任道）

代縣四十餘村 調劑七千畝水地 貧苦群衆正積極春耕

（新華社雁門六日電）代縣爲不誤農時，四十餘座村與未復查村莊，在春分前已完成調劑水地約七千餘畝，給予貧苦農民和貧苦抗屬。十里鋪在農會號召下，先對全村缺乏水地戶進行調查，然後召開小型會議，邀請富餘水地者參加，發動大家以如何發展生產才能翻身爲中心，展開討論，由大家自願調出，並公平評定租額，這樣全村三十戶貧農，除土地改革中已得七十畝水地外，今又調劑得四十畝，十戶抗烈屬平均一家有四畝。蘇村通過羣衆自己尋找調劑對象，故能迅速調劑完畢；貧農李福萬去從富農楊國四保手中取得水地四畝後，連日上糞，澆水整地。現已全部播種。一些擁有較多好地的中農，在「五助」五號下，亦拿出一部水地交予佃農耕種。窰村實武有荒地五畝，自耕二畝外，自動讓出三畝由貧農金生等四家租種。與調劑地同時，上香粉結合復查，算出團斷八十多大車，使新得地農民都有糞上。下平城在給貧農調劑三十畝水地後，政府又貸款五十萬元幫助買到驢兩頭。領導上抓緊時機，特在重點村工作組中抽出幹部分散各地，專門協助調地與具體解決羣衆生產困難，因之羣衆生產熱情很高。滹沱河岸到處緊張春耕，至目前止，五、六兩區有五千畝水地完成播種。（紀）

不和農民生活打成一片 就不能做好土地改革

寧武楊璫同志檢討思想

（寧武訊）檢討會縣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會議上，縣負責人楊璫同志檢討自己出身地主，不了解農民痛苦，沒有真正關心農民的疾苦，不能與農民生活打成一片等錯誤。如下鄉到一區三岔村，在一家貧農家裏，炕墊下有虱，（隔屋有豬圈，）嫌子又較冷，（自己以後了少怕冷爲藉口，搬到閭長家住，自己雖在思想上知道給羣衆辦事情，但由於生活情緒不一致，總拔不出一個農民的真心話來。自己是本地人，過去接近的也是些上層，實行土地改革中，有些地主找來，自己雖以正當態度解釋，但有些壞人出去卻說給他的身價，說我則某某坐來，還使我們脫離了羣衆鬥志，無形中穆影響了羣衆。在工作上未深入發動羣衆，揭穿地主「獻」壞地保存好地的陰謀，被掛了幹部和羣衆的思想。城裏的地主就是採取「獻」地的辦法，退出了壞地，保留下好地。這種作法使羣衆認爲土地是公家拿出的，不是農民自己鬪回來的，甚至有些農民還說還是地主開明咀！因此影響羣衆翻身伸冤，羣衆覺悟沒有提高，地主的統治便無法打垮。一區我家莊村羣衆還給城裏地主甄殿臣保留這縮土地，本來有三十垧，只說是六垧。地主王玉光當對我們說：「我的地已經「獻」出去了不出算。」他反面向農民要租子。此次檢查會上大家批評了某些工作者缺乏人民立場的嚴重錯誤。

幹部學生「成」了 到前綫當看護

（本報訊）成成學院幹部學生三十餘名，於三月十日出發赴呂梁前綫做衛生看護工作。女幹部秦聆英抱病前往，大家情緒很高。（張和軒）

九分區土地改革 圖省事要地主「獻」地 地主惡霸威風未打垮

（新華社臨縣七日電）晉西與九分區各縣，一二月來土地改革中，由於幹部思想上階級路綫不明確，分區領導上生觀點出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幹部急於完成任務，忽視對羣衆階級教育，發動地主「獻」地被認爲是最省事的一種辦法。寧縣解決土地一萬七千畝，「獻」地就佔百分之六十五，石樓解決土地四萬一千畝，「獻」地也佔百分之六十。地主「獻」出之土地，絕大部份沒把兩契交出來，且是壞地，地主保存大量的好地，農民要求未得到滿足，地主惡霸的威風亦未打垮。甚至個別地主被認爲「開明」，起了麻痺農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幹部在解決土地問題時，多從照顧地主出發，「怕犯政策」，而不首先考慮如何滿足貧苦農民的要求，致使地主惡霸被清算鬥爭後，依然保存過多土地和好地。這種情形很相當普遍。幹部作風上包辦代替，並有單純土地的偏向，臨縣一區某村村長一個人就把一個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即爲一例。因而羣衆覺悟未提高，不敢和地主作澈底的鬥爭。（芸生）

……做樣子地多，有的還積多，這近也沒搭架，非常不公道。因爲工作沒樹立，所以地主在經濟上的糾紛，在政治上的威風，依然如舊。地主韓興和是村裏的惡霸，去年羣衆要求鬥爭，但區幹部不考慮羣衆意見，被韓興和的「補算獻地」迷惑，阻止了羣衆的清算活動。結果韓興和只拿出九十垧壞地（內有三十垧根本不能種），便縮起了事，其他一切未動。羣衆的冤氣一點沒出，而韓興和一家六口人的家庭，現在還保留九十垧好地，五四石糧，房四十幾間。地主韓維四口人，現有地六十垧，八個石窰，還像韓婆子，開油房，仍舊剝削羣衆。韓維的父親殺賣豬瞞明的豬子，就篤在韓模明身上打民。地主劉錫舖全家有一百二十垧好地，借口抗屬，沒分給羣衆一垧。現在還買羣衆的房，霸佔爲將，和往常一樣壓迫羣衆。地主韓增厚最近還把貧農傳調嚇回去的六垧好地，又要回去。在另一方面，佃戶李萬，四口人，分到十垧地，有七垧不能種，三時能種的，也是最壞的沙灘地、房子沒有一間，現在借房寄居窰。韓四、韓八存恩五、六人，住着一個小家。全村有十多家貧苦羣衆，都是住在一把挖下的小窰窰內。但是地主窰下很多房，沒有分給這些羣衆一間。這回在發放貸款中，縣上同志發現了這些嚴重現象後，已派人去發動羣衆，澈底解決。（陳良柱）

神池韓家窯 農會幹事被地主收買 羣衆分的地又少又壞

（神池訊）三區韓家窯去年進行土地改革時，區幹部沒發動羣衆，被地主韓撒收買的農會幹事韓富拴（現撤職）霸佔了分地權，隨便亂分了一氣。地主的土地房屋只劃了個皮皮，羣衆分的地不但少，而且多是沙梁荒蓋地。韓富拴叫羣衆自報要地畝數，由他在家內分配，只說某某地名，某人分到幾垧，實際上一個地名有很多地，羣衆分到地，不知該往那搭耕種。有一次三家得地戶爲爭地送到一塊地上，都說是給自己分下的。韓八存分到一塊場面，說在那不上地方。除此之外，有的荒地多，有……

發動群衆清算呂正宗 追索竊賣財物

（臨縣訊）呂家溝地主呂正宗，不守政府法令，大批竊賣財物，騙取羣衆鬥爭財。去年九月他聽到各地地主獻出土地房屋的消息，就把四四年典給甚金生，呂管大二人的水地四畝，立了死契，除原典價一百二十元外，又與議價一百六十元，呂管大因手中無錢，只得把自己水地一畝借出，借回銀洋四十元。他又賣給呂時安房窰半院，銀洋二十五元，時安因買窰沒有錢，出賣好山地三畝。又一十典出窰二孔，房三間，賣出糧櫃米斛百十餘條，今年一月竊賣檔木一付，價銀一千零四十元以上，各共竊賣得銀洋一千零四十元。去年九月以上各條區宣佈實行土地改革以來，政府曾明令禁止土地房屋的買賣關係，呂正宗爲逃避羣衆鬥爭，竊賣財物，實屬犯法行爲，現正發動羣衆清算其剝削賬，並追索竊賣財物。（許立後）

工作意見

談談怎樣改進小學教育

董曉征

三月二十九日報載「行署指示改進小學教育，貫澈爲貧苦子女服務方針」，我看了後，回想晉在六分區當幫助晉政兩點經驗。當時全縣教員訓練，每次教員人數，將近百人，但每次時間不是半月，所以改造提高教員的思想，也僅僅是開個的開始發現，僅僅是「水過地皮濕」，僅僅是有了些認識，但距貫澈爲貧苦子女服務的方針是距離很遠的。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爲從思想上解放農民，以當因爲民經濟上既得的利益，政治上既得的權利，爲增發廣大的貧苦子女，免除其再受「文盲」之苦，小學教育的改造，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改造小學，還是教員，中心的問題，是小學教員思想上老老實實爲羣衆服務的觀點。

在忻崞平川的教員中，有的是爲了升官，（舊政時當過鄉偽區長者，當時偽政權偽村長偽書記者），有的是土地改革中清算的對象，（在忻縣教員中將近一半）有的是爲逃避抗勤也佔多數）得小米者，（還也佔多數）有的是拿以「教書」爲職業，任教多年，稍熱心教學方法（他們爲數不多，但最積極也沒有體是舊的一套）甚至在我們教落後的份子，特殊壞蛋等也混實戰綫中，總之，堪稱新民主擠來了。主義的教員的爲數太少了。他們對在校兒童，管理呆板板板，有的以爲沒有板子便底不成，有的，還沒有廣大貧苦兒童，關閉在校門之外。他們對過去一些失學兒童宣傳自己的恥辱，藐視讀書，來的少，可以少操心，不來的話還可以關門回家。我記得崞縣股莊村教員事一國修村提已劃歸民武，該教員係小商人）半年之內，在校的十多個兒童，每個兒童識十個字，但沒學會，把「入」字認成「人」字，把「八」字認成「入」字的還不稀罕，可是識位，教員說是九十斤米，一年四十鋪月計，即算九百斤，誰說只是半年鈔本，不上算。因而在六分區的教員，有學的兒童，有的參加勞動，有的在街上打石頭打瓦，大多數的學齡兒童簡直就更差了。

在教學內容方面，有的學校，仍舊用「三字經」、「百家姓」等課本，宣傳封建文化，施行奴化教育，甚至有些壞蛋，利用他的教員地位，進行反革命宣傳，如說什麼「打內戰是一隻手拍不響，兩隻手都有過」，「龍虎相鬥，蛇遭殃」等等，甚至將介石堅持賣國獨裁內戰的罪惡加以辯護，抹煞我解放區軍民的愛國自衛戰爭的正義性。這些現象，雖係少數地方的個別現象，也是絕不允許存在的，值得引起我們負責教育工作者的嚴重注意。由此可見，今天要貫澈爲貧苦子女服務的方針，現有教員質量，首先必須實行改造，不可教養不能勝任的份子，必須堅決洗刷，不能以其歷史久資格老文化程度爲衡量的標準，而須以其擁護土地改革，熱心培養貧苦子女，具有相當文化爲標準。我們應該決改造所有的教員，使他們中大多數還是願意進步的，但要使他們更應自覺的追求進步。記得忻縣陽胡村某教員說：「時代車輪是向前進的，咱們拉住吧。不敢幹。怕羣衆說是反革命，咱們推動吧，怕費力出汗。」這種動搖不定的態度是必須克服的。另外，如條件許可時，還可有計劃的培養新的教員，如每村能選擇培養出一兩個男女的優秀教員都更好。

第二、在各級政府的教育工作部門過去也往往忙於各地的中心任務和一般工作，而很有計劃有系統的推行教育工作，「縣的教育科長，區的教育助理員不作教育工作」的現象，並不是沒有的。今後一方面教育工作的同志，自己要在縣全局下抓緊本部門工作，另一方面領導思想上必須給以經常的注意和督促。有人說：「現在主要是自衛戰爭，教育工作是後事。」這種說法，是不完全對的，看到只有自衛戰爭的勝利是決定一切的，還是對的，但教育工作也是爭取自衛戰爭勝利的有力武器之一，也是特別是對於革命後代的培養，是最重要的。當然，爲了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大有翻印課本和補助教材，規定要實行一定的教學制度，以交流經驗，也是必要的。

第三，應動兒童起來，組立了自己的組織，選出自己的領袖，實行民主管理，過去在忻縣的某些學校，實行起把兒童選出自治，在一次會上，教員說：「由兒童選民主自治，外喊叫一聲」……到了，學們，等級吧！……自己起來，對教員也自己起來擁護好的，對不好的要給以批評和糾正。以上意見，如不正確，請予指正。

蘇中敵後新四軍
發動強大反擊攻勢
收復李堡等十餘據點守敵全部就殲

（新華社華中六日電）蘇中蔣後新四軍頃發動強大反擊攻勢，於三日收復蔣軍主要封鎖線海（安）栟（茶）公路上中心據點李堡及其外圍之四場、丁家所、保河口、角斜場、老壩頭等十餘據點（按四場、角斜場等地，曾於三月間為解放軍收復，後又為蔣軍侵佔），守敵七十九旅二三七團團部及四個步兵連、一個機砲連，蔣記保安隊等全部被殲，戰果正清查中。李堡等地之將被海栟線段九十餘里均被我控制，打開一、九分區之分割局面，並予南通（泰州、泰興）如（皋）靖（江）如（皋）海（門）啟（東）之反清剿鬥爭以決定性的支持。現戰局猶在繼續發展中。

（新華社華中五日電）蘇中蔣後南（通）東（台）游擊區游擊隊民兵，自一月十四日至三月十七日兩月間，幾無日不戰，且在一日三戰者。總計大小戰鬥一九七次，殲蔣軍排長以下五十五名，「還鄉團」三十七名，繳步槍兩枝，手榴彈十四箱，彈藥一三一七斤。一月初，蔣軍壓境，該區大小村莊幾全被佔。蔣南大據，蔣軍會像北撤，只在通榆、海百（嶺）兩公路上，留下四個據點，看守交通線。人民游擊隊及民兵乘虛出擊，收復四個百公路，蔣軍只得困守陵缺的通榆路、[illegible]河北岸，通榆公路[illegible]、新安鎮之間。

豫皖蘇我軍乘勝猛襲
二次解放寧陵縣城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豫皖蘇軍區部隊繼收復太康、通許後，乘勝復於五日晚，以百餘里之遠途奔襲，二次解放寧陵縣城，守敵張嵐峯殘部一個營、寧陵保安團全部被殲。

豫北我軍反擊戰中
殲敵快速縱隊一部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晉冀魯豫軍區野戰司令部公報稱：我軍自三月二十五日起至四月二日止，殲偽蔣偽軍五千餘名，計包括的部隊，有蔣軍第四十九師七十六旅、四十一師第一百二十二旅、三十二師、六十六師及四十九旅快速縱隊各一部、「河南人民自衛大隊」及偽軍李英部一個大隊、各縣「還鄉團」一部。繳獲武器：完好坦克七輛、重機槍二十三挺、迫擊砲五門、輕機槍[illegible]、步槍二千五百餘枝、砲彈萬餘發，擊落飛機一架，其他軍用品無算。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二日，人民解放軍攻擊[illegible]附近據點時，蔣軍飛機前往援助，當有一架被擊落於[illegible]以南，飛機及駕駛員全部被焚燬。

保定人民
苦不堪言

（新華社晉察冀六日電）保定人民在蔣軍壓制下，苦不堪言。據上月天津益世報記者報稱：「保定城防工事，是政府向商民借三千億元，發動全城老百姓和木工、鐵匠、技術工人們建築的。這一工事的完成，保定商人有形無形的消耗，計達一百廿餘億。」「該工事分郊內外兩道，「市溝」以內，只能在「市溝」以外，一二里間的點子上活動，一小包火柴一塊肥皂[illegible]，[illegible]民房，全部被拆毀的，凡市溝以外殘里地以內的，均已成為偏僻的「外市溝」，並受自衛隊的搜查。[illegible]記者訪問商民生活時稱：「保定經[illegible]一點東西。」

民主聯軍兩忠勇戰士
壯烈捐軀炸毀坦克

（新華社東北三日電）熱遼西北鑲山屯自衛反擊戰中，東北民主聯軍某部五、八兩連忠勇捐驅，毀敵坦克，保證殲滅戰勝利完成。十八日晚，八十八師企圖解救在黨山屯被我包圍之八十八師一部，乃向黨山屯附近五公里某屯五、八兩連陣地猛攻，自晨至午後一時，曾反覆進行五次衝鋒，均未得逞。後乃出動坦克四輛，掩護的五輛坦克向我陣地猛烈攻擊。[illegible]戰鬥中，第一輛坦克行近工事前，[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

齊齊哈爾各界慶祝：
「人民的勝利一定快到來了！」

（新華社西滿六日電）齊齊哈爾各界人民，頃召開慶祝南北滿捷報大會，到會八千餘人，會上，講演者一致指出，今年以來，各戰場勝利[illegible]，人民的勝利是一定快到來了。西滿分局宣傳部長陳沂同志說：「過去有人怕中央軍，現在大家看到，蔣軍是來了，也就是放下武器來的。」大會決議，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土地。

南滿殲滅戰蔣俘中
查出副師長及政治主任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南滿民主聯軍在殲滅蔣軍第八十九師及蔣軍第五十四師一六二團等役中，頃已查明其中有八十九師副師長及政治部主任（姓名待查）。

（新華社四滿八日電）民主聯軍某部繼去年二十日圍殲江之漢河勝利後，復於二十九日在湖[illegible]地區殲滅蔣軍一[illegible]部全部殲滅，計獲偽俘七十餘名，其餘六十餘名投誠。

一次大會們「[illegible]」，猶這可證。「現在保定的人口，從十餘萬減少到六七萬人，大商家六百餘戶，殺家的已有一年。保定商人對記者說，如果現狀不改變的話，再住百分之八十當天吃、[illegible]年以後，要同歸於盡了。」

地雷陣內蔣偽敗退
四十二名血肉橫飛

（新華社[illegible]六日電）晉中[illegible]十一月十一日，[illegible]四十二名血肉橫飛，陷鎮過去。

萊蕪屯農民
冒險掩護我軍傷員

（新華社四滿六日電）[illegible]

放火殺人取樂
殘暴的蔣軍

（新華社華中六日電）蔣軍於三月六日中午縱火焚燒三十三北東磨（?）坦下商公堤[illegible]（裏）鎮。當時東北風吹過，濃煙滾滾，卅三把火，香菸三百餘間房子，三百担糧食。……下游捕魚的劉虞偉，只有他三歲、六歲、十二歲的孩子和他老婆在家，當蔣軍放火時，兩個小孩正在西房睡覺，劉妻和十二歲女孩在廚房燒飯，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過，她趕出廚房，蔣軍圍住，把她推到屋內，一把火從她家東邊屋上燒起來了，火舌由東而西的滾進屋子，小孩哭喊着：「媽媽！……她拼命衝進屋內搶救，均被蔣軍打倒地下，六歲女孩爬到門口，仍被蔣軍踢入火堆中，她聽的哭喊聲慘叫「媽媽！……救命！……」撕裂着她的心。不久，她看到燒了灰燼中的孩子的屍體，三歲男孩的下半身已沒有了，如像燒焦的[illegible]，六歲女孩的頭部燒出了黃黃的腦汁。……她哭着，狂呼着，躺在灰燼中打滾。六十歲的劉文生家被燒了，他說了一聲：「我們老百姓犯什麼罪呀？」被蔣軍一槍打死。七十[illegible]歲的夫婦被蔣軍推進屋內後，把門鎖上，當門一把火，頓時烈焰騰空，幸而有兩個門，他們從另一個門跑出，蔣軍即開槍射擊，鬢髮斑白的二位老人倒在地上發抖。……當時方圓一週路已成火海，火舌舔着鄰居的房子，向坎而打滾，蔣軍卻坐在范公堤上拍手哈哈大笑。

（新華社[illegible]六日電）[illegible]部長召集[illegible]會議，[illegible]

四外長獲部份協議
德國臨時政治機構問題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綜合各方莫斯科電：四外長於二日開始討論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組織問題，提出本國草案，各自[illegible]，[illegible]（一）四國同意籌組德國臨時政府，以作為成立德國臨時政府之[illegible]，（二）[illegible]，但附保留，（三）盟國管委會指示範圍內，執行工作。

修正英蘇盟約談判
即在蘇京開始進行

（合眾社報導）據接近英外交部之人士預告：修正英蘇盟約之全面談判，將於本週內在莫斯科開始進行。英方希望在貝文離開莫斯科之前，至少部份就英蘇盟約之大綱而獲協議。又據英外交部稱：英關於廿七日與斯大林談話之報告。英首相艾德禮於廿七日開始聽取貝文對其與斯大林一會的報告，合眾社稱：貝文將於最近期內再度往晤斯大林。

轉載新華社評稿：

沒有一個民主和平的德國
歐洲不可能有鞏固的和平

（塔斯社訊）消息報發表評論說：[illegible]之時，英國「[illegible]」的「德國之將來與歐洲安全」，就一文的[illegible]，從歐洲永久和平之觀點看來，說明一之德國，與在任何形式下一聯邦化」之德國，究以何者為佳。有些人認為「聯邦化」，我們應當留心，並要了解那時一聯邦化的人們，只是為了那些鼓吹聯邦化的人們，因為如果以分割[illegible]的方法解決德國問題，那麼對德國以及歐洲[illegible]。虛幻的「聯邦化」的人們，要求[illegible]戰爭，[illegible]大之代表[illegible]，[illegible]了目前一些人想利用「統一」的觀念，以[illegible]的活動。另一些人，故意把「統一」的概念說成「集權」，不是希特勒所主張的統一德國，而是由德國人民自己決定的。[illegible]以[illegible]，並且以分裂[illegible]。[illegible]，安定歐洲，[illegible]民主化、非軍國主義化[illegible]，使德國在一個真正民主的方向[illegible]，在歐洲一切[illegible]，真正的民主化，[illegible]德國的民主化[illegible]，而且也不可能有鞏固的安全的。

封鎖街頭強抓兵
哭聲震動呂四港

（新華社華東六日電）蘇中重要港口之一的南通東部呂四港之蔣軍，曾於三月十日封鎖街頭，抓丁八十八名，以巡邏驗兵敲押上船，當時哭聲震天，[illegible]不放，大餅生意的李某拉住兒子寶貝不放，被蔣軍當場打傷，軍法押[illegible]街頭[illegible]，[illegible]七百戶人家，已被[illegible]成死港。[illegible]

十五日蔣軍到他家抓人，其妻痛哭，蔣軍縱火焚其二間草房，燒死其六、八歲三個男孩及全部傢俱[illegible]家時，見一片灰燼，三個孩子燒得[illegible]的屍骸，[illegible]

（新華社山東四日電）蔣軍在青島、徐州兩地又開始瘋狂抓丁。青島當局已明令規定於本月一日開始抽丁，每徐十八歲至二十五歲青年，按比例抽丁[illegible]；徐州[illegible]，蔣軍已有七百[illegible]

連長，我們替你報仇！

——悼劉同海同志

趙戈

你是受壓迫最深的人

劉連長，我們站在你的靈前，我們忘不了你！你是河南內黃縣的僱農，平漢鐵路的工人。跟幾百萬河南難民一樣，你有自己的「苦水」：在老家，連年荒旱，重重的租稅，受死了你年老的父親。後來逃難到河北。在路上，討不到飯吃，老娘病倒了，把你小兄弟賣了兩斗穀米……

工人階級的英勇本質

民國二十八年，你在冀中參加了八路軍，開始當工兵，就在宣村車站，用地雷炸翻了敵人的火車。三打李村店，你扒開圍牆，扛着炸藥摸近敵人，一聲巨響，就把敵人消滅在工事裏。以後，當步兵，單在晉西北，就和日本鬼子拚過幾十次刺刀；打峪口，你一個人跳進碉堡，通死了狗漢奸偽區長。在方山游擊時，我們兩個排中了大幾百鬼子的埋伏。突然發現敵人從路旁廟裏「呀！呀！」地衝出來，好些人就發愁，你卻一撲上前，挺起刺刀就通倒了迎面衝來的一個鬼子，把其餘的敵人堵住在廟門裏！後來，你從班長、排長，直到連長，打仗的時候，「爆炸」短不了你，衝鋒時你總是在前面。就說上次原平戰鬥吧，只帶了五個戰士，直把敵人一個連打到圍牆根底，堵進一座大院，跟着你就衝進去，刺刀一提，滿院子的敵人都舉起手來；……還次，你們六個，就繳了六挺機槍，七十多支「三八大蓋」，捉了九十三個俘虜。在戰鬥上，你是沒有說的了！好幾年以來，我們「神泉」部就把你選成第一名戰鬥英雄。

連長愛人忘己　戰士感恩歸隊

在生活上，連長艱苦！在折縣，只有件破夾襖，揹成的小包，午睡時常枕頭，晚上就是你的被子。為革命你好辛苦呀！二十八歲，頭髮已經有白的了。可是，你對我們呢？真像同胞手足；當排長的時候，還常替我們站崗，讓我們好吃熱飯，班裏有病號，再疲勞你也會從半夜裏起來燒開水。像這事太多了！就說最近炸臨汾火橋，二排長下水堤破冰，棉褲凍成了冰，你忙脫下棉褲，叫二排長穿上。自己只穿一條破單褲，在北風裏吹了幾十里地跑回來。對思想落後、犯錯誤的同志你都是好心的教育。去年張勇有一時糊塗，被人勾引開了「小差」，後來在路上想起連長你平時的為人，就難過起來，感到對不起你，思想上鬥爭着，冒着大雨就回來了。你見他迎來混身是水，還沒說話，就把自己的軍衣脫下來，叫張勇快些換上。……怪不得當你犧牲時張勇有傷心的說：「連長死了，比死了我的父母還難過呀！」

你的偉大精神照亮了九連

劉連長你犧牲了，我們忘不了你。我們九連整編時，不少同志的思想作風有毛病，軍紀不好，有人叫我們「破九連」，那時你從十二連調來看不慣我們的「彎腰」勁兒，就要開幹部會。五班副當時很落後，不服你，硬不參加。後來就罰了五班副的禁閉。那時，我們香臭不分，還不滿意你。給五班副送飯，送被子。你見了，嘆了口氣，就把五班副放了出來。幹部會沒開成，你又召開了軍人大會，說自己解決問題急躁，有錯誤，要求大家給你處罰。我們大夥兒低着頭不吭聲，你卻宣佈自己給各班擔院、担水三天。第二天，我們起床時，你已擔完了兩個大院。擔到第三個，我們就趕上去奪你的擔把，但你怎麼也不讓！為什麼這樣逼得你更難了？現在想起來，使我們都難受！都是我們的不對，我們了解了你的毛病，從此，你也是每天召集我們研究，有問題，有毛病，檢討，啟發我們才有了轉變。打崞縣是我們轉變的測驗：第一聲佔領陣地號，是由我們從城角突破口發出的。敵人的山炮和重迫擊炮都被我們九連得了！進城後，我們發現兩座……

你愛民如親人　民愛你如子弟

我們忘不了你，老百姓也忘不了你。記得反攻前，在陣石打游擊，碰見一個河南逃來的老太太，端着碗在路上要飯。你見了心裏很難過，馬上掏出你生產分紅的兩元白洋給她，老太太卻不肯收你的錢。你就到村公所換了兩小斗小米，那會兒，老太太接小米的時候，感激得手都發抖了！我們很受感動，也湊了一把元錢給那老太太。最後你還給她開了路條，叫她上根據地找民主政府。又記得在西家山時，你常幫老鄉擔柴、擔水，你幫着修窰給日本人燒掉的房子。在土木溝，還幫老鄉鬧變工、搞學校。一次，打完仗回到駐家山，你下坑洞川看地形沒回來，急得那房東老太太抖着手問：「劉排長是不是出了岔子了？」我們告訴她，還不信。一直問到指揮部那裏，才鬆了口氣。誰知今天閻錫山用美國的子彈打死了你，你是人民的忠實的好兒子，你是光榮的共產黨員。

替你報仇

我們決不忘記，一月二十日那天是西營鎮出擊，把成萬的敵人打得像兒子那樣的奔逃。副排長帶着一個班，在頭前猛追好幾百逃命的敵人。後來，敵人找到一條土堡，就反過來組織抵抗。但副連長他們還在往東盤根村前的開闊地上突擊，你見了很着急，怕他們吃虧，就趕上來，吼着，揮着手命令他們停止，等你再帶一個排上去支援他們。但就在這時候，一顆子彈穿過你的胸膛，你只得了一下，就跌倒在那地裏。……我們從你背後衝過去，兩隻手緊握着刺刀，不能擦乾我們的眼淚！連長，我們要衝上去替你報仇！

王二仁的控訴

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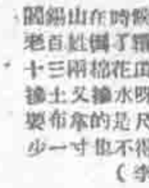
後會自然村土地改革訴苦會上，王二仁哭得流着兩眼淚控訴地主對他的壓迫。他是後會自然村最窮的一戶人家，一家三口，他父親和他都給地主受苦種地，整整受了十二年的牛馬苦，到民國廿年，他買下了地和窰，地主見他生活剛能過好了些，滿心的不高興，就想法禍他的地和窰。一天，地主李有元對王二仁說：「你現在鬧得可以了，咱再幫你點忙，轉那羊分上四十隻給你，羊價作價二百銀洋！」王二仁信以為真，就把四十隻羊作價二百銀洋給地主寫上約，每年地主可賺他六十元利息。頭一年利滿了，他交不出利錢，地主就兇狠地把羊全數扣了，還只算頂上利錢，第二年又交不上利，地主又猫哭老鼠地說：「還暇不要緊，把借約改成本利二百六十元就算啦！」第三年地主就和王二仁算賬了，把地、院子全給了地主還說：「這祇能頂一百六十元，欠下的一百元，還要咱都上你那賣給我的五十一垧地，再租上咱的給地！」王二仁沒法，只好應承下來，可是一年辛苦到頭還了賬，就甚也沒有啦，受了四年，除了扣去全部工錢，還欠下地主十六石利的糧。民國十六年的一天，他去井上擔水，把地主李有明的繩和鉤掉在井裏，地主要他賠兩塊現白洋，他交不起，地主就把他賠的錢寫成借約，過了幾年，又把這錢改成了借約，到民國二十四年已成為三十二塊白洋了。有一年，王二仁的老婆生了孩子，還不到十天，地主就逼着她去地裏挖豆，過上大風大雨，病得躺下了，又受苦，王二仁除了受苦，還得看護老婆，後來老婆丟下孩子和丈夫死掉了。王二仁控訴到這裏，大哭着說：「要不是地主，咱老婆怎會死咧！」咱窮得連棺材都買不上，就靠著群眾和人的幫助，咱老婆才入了土。話說到這裏，群眾都哭了。不是共產黨和民主政府領導咱們農民翻身，咱永遠還不能見青天，不是這些人一直都說：「咱們誰也不能忘了引地主的好處。」

地主不低頭不行

孫穆

在翻身會上，
地主惡霸們，
兩手垂直，
頭「搭拉」在胸膛上，
站着，
窮人們現在像叫狗似的，
喚着他們的名字：
「喂！平闆！」
往年價，青黃不接，
石二租穀，刮了我的石瓦，
還指帶了我的兩條毛口袋，
你要拿出來！」
羣衆都喊：
「拿出來！」
「好兄弟哩，
該怎算就怎算。」
地主走近鐵鎖跟前，
說着纏綿綿的話。
「誰和你兄弟哩！
你喝我一家人的血時，
你稱你的良心來沒了」
羣衆怒吼：
「地主沒良心！」
「呸！」
鐵鎖的唾沫，
在地主臉上飛揚，
人們哄然笑了。
還在「三爺」的面上，
多麼不光彩，
但，他只得乖乖地點頭。

閻佔區小影



任縣民謠

閻錫山在時候呀，
老百姓倒了霉呀，
十三兩棉花頂一斤呀，
摻土又摻水呀！
要布拿的是尺丘的尺呀，
少一寸也不得行呀！
（李一心記）

晚上不敢在村裏住

據閻頑工兵三團一營二連逃出之士兵樊廣東、史兆勝談，閻頑軍侵擾我解放區時，非常恐慌，只怕我正規軍與民兵襲擊和消滅，今天跑這裏，明天跑那裏，不敢住在一個村，到了古交後，晚上不敢在村裏住，爬到山上，第二天太陽出來才敢回村。

伙伕也得放哨

樊廣東、史兆勝又告訴我們：現在工兵團一個連頂多不過四十個人，伙伕在內的那一排，跑的剩下十五個人了（正副排長各一，正副班長共六個，七個士兵），放哨的兵不夠，把伙伕也拉上了。他們兩個是十號晚間，在古交紅溝上放哨時逃跑過來的。

（唐守義、江浩）

文化短訊

七月劇社一隊於春節過後二次分散，做發動群眾工作月餘，在臨縣川口鎮集中總結工作。總結完畢後，又在臨縣城內公演「逼上梁山」「反徐州」等歷史劇，觀眾計在萬人以上。該隊不能參加群眾工作之小同志，月餘來即在臨縣鄭家溝進行排練和技術與文化政治的學習。現已排出一套秧歌「一」「三老口」等小型歷史劇，並在臨縣公演。現該隊又組織生產貸款工作團，前往九分區某地發放生產貸款。（松茂）

讀者服務

春天來了　快種牛痘

一、豆疹的危險

五寨四區官咀村一帶發現小兒出豆疹，現已發展到附近四塔子、柳樹窪等十幾村，一得了就很兇，小孩子渾身發熱、流鼻涕、眼淚、咳嗽、不吃飯，四——五天頭上，即滿身出完豆大的黑紅疙瘩，發熱也退些，再過三幾天，變成水泡，由水泡就變為濃泡，小孩再發高熱，死再過三——四天，濃泡就結痂。這種病症，死亡率很大，其他村未統計，單官咀村三十九戶人家有三十多個小孩，得豆疹病的十一個裏面就死掉四個，小的有初生下的孩子，大的有十多歲。

現在羣眾中防治辦法太少，他們仍用過去迷信辦法來治，由初得病那天起，大人們就去「豆兒哥哥」廟上，許下上香點燈，燒供，掛紙帆、送紙鞋……。結果，白花了些冤枉錢，把小孩也就糟死了。

（宋丕顯）

二、豆疹的預防及治療

豆疹就是天花，傳染性很大，應當早些預防。

（一）預防最確實的辦法是種牛痘。（二）未病的小孩子很快和得病的小孩隔離開。（三）治法是令得病的兒童，住的地方空氣流通些，溫度不要太高。用紅紙糊門窗，因為紅色光線對治好病是有益處的。化了膿的膿泡用乾淨布片包起，一方面可防止抓破，一方面可防止其他細菌傳染，另外可到西藥舖裏買些灰錳養（過錳酸鉀）化成水，用淨棉蘸着，在泡子上擦擦，一天擦上數遍，既可保持清潔，又能快些結痂。

（劉魯）